

50年相機背客 完璧金嶼族譜

廈門翔安大嶼島，以海峽兩岸軍事對峙時期遺留下的戰地景色吸引遊人。島上唯一的照相館——大嶼照相館，曾是戰地「御用」照相館。老闆兼攝影師鄭水忠，過去是民間「戰地記者」，如今，留在他鏡頭中的，是和美的家庭和觀賞戰地景色的遊客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臻瑜、實習生 傅龍金

鄭水忠原是一名教師，對攝影有濃厚興趣，業餘時間常在岳父的攝影舖當學徒，技術日臻成熟。1964年辭掉教師工作後，鄭水忠憑着這一技之長，獲得了在大嶼島上經營照相館的特許，為退伍軍人拍紀念照。「攝影師在那個年代算特種行業，通過岳父幫忙，我買了一台德國二手相機起家，鄭水忠拍指算到，「最多一天要拍300多張」。當年22歲的他，相機一背就是50年。

穿梭戰火間 處處是險情

能夠自由進出前線的鄭水忠，目睹了常人難得一見的驚心動魄，也成了許多媒體的「特約記者」，為他們獲得對台前線的珍貴圖片。但危險無處不在，險些奪走他的生命。鄭水忠告訴記者，自己離死神最近的一次，是在1984年6月27日。

這一天，金門守軍突然向角嶼島開炮。鄭水忠說，1979年的《告台灣同胞書》，使人們認為歷時21年的金門炮戰就此結束了，「沒想到5年後炮聲又一次響起」。

角嶼炮擊事件當日，在島上進行隊列訓練的2名戰士負傷，部隊派助理軍醫程國財前去搶救傷員。鄭水忠當時也隨程國財一道，趕往出事地點，欲報此事。不料一發炮彈從金門方向飛了過來，不偏不倚落在程國財身下，「他的肚子一下被炸出了個窟窿，當場倒地犧牲了，我也差點被炮彈的碎片擊中」。鄭水忠依然心有餘悸，「這件事，我當時沒敢對我妻子說，她也是近兩年才知道的」。基於保密工作，鄭水忠的許多拍攝工作無法告知妻兒，「常常是半夜一個電話來，就走了，一去幾天」。

古稀遇舊親 六代重相逢

「大嶼島小家庭，窮則思變，很早就有人冒險越海赴台謀生」，鄭水忠回憶道，小時候便聽老一輩講赴台謀生的故事，常常是族人將勇士送到海邊，邊哭邊說，一定要回來！而鄭水忠的父親在86歲高齡時，還叮囑他莫忘以族譜認親。尋回當年跨海謀生的鄭氏宗親。

2010年3月，鄭水忠在博客上寫了一篇《話說金嶼族譜》，及附有照片。沒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。台灣苗栗人鄭滄濱在鄭水忠的博客內留言，稱自己是台灣鄭氏30世，世居苗栗，開台先祖是23世蘭字排行，並表示手上有一本資料殘缺的族譜，想看看《金嶼鄭氏族譜》原稿。鄭水忠欣喜若狂，便將鄭氏族譜上、中、下3卷共351頁，一一翻拍，裝訂成冊，並隨「福建省兩岸宗親交流團」一行飛赴台南謁祖。

兩人一見面，就掏出了各自家譜對比，原來23世以前，兩岸鄭氏族譜竟一模一樣。「按族譜，我28世，鄭滄濱30世，他當場叫我一聲『叔公』，鄭水忠感慨地說，沒想到自己古稀之年，竟在台灣找到了失散六代之久的親人。

幼年時的車禍重創，

令陳姿蓉的心智年齡永遠停留在

了5歲。但獨到的繪畫天分，巧遇伯樂的悉心栽培，讓曾經的折翼天使，在兩岸藝術界嶄露頭角，被譽為台灣女「畢加索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臻瑜

「我只有一直畫畫，才能飛到天上，幫助別人」，這是29歲的陳姿蓉所能完整表達的唯一一句話。3歲時，陳姿蓉由於一場車禍，腦部遭到重創，不僅喪失記憶和語言能力，病情嚴重時，還會對周遭環境全無反應。5歲以後，她的心智年齡停止了增長。

獨愛色彩線條 邂逅伯樂

6歲之前，陳姿蓉過着與世隔絕的日子，幾乎不與人交流。但她卻對色彩和線條情有獨鍾。手中的畫筆，成了她與家人之間的溝通方式。肚子餓了，她畫一個碗，想吃肉了，再畫一個雞腿。抱着讓孩子恢復智力的願望，陳姿蓉的母親將孩子送進了台南啟聰學校。



■趙嗣強教陳姿蓉畫畫。資料圖片

昔日兩岸硝煙 今日子風光無限



■鄭水忠仍留着這台陪自己走過炮火洗禮的德國二手相機。葉臻瑜攝

林毅夫上島 全程親見證

被譽為「英雄三島」的大嶼島、小嶼島和角嶼，在當時都是戰地前線，其中角嶼跟大金門馬山相距只有1,800米。1979年5月15日，鄭水忠像往常一樣由船夫洪順欽搖船送上角嶼島，為駐紮在那裡的退伍兵拍照，安排在島上住3天。

上島當日，鄭水忠跟駐軍聊天，有人告訴他，「最近，對面馬山連新來一個軍官，1米8的高個，天天打籃球，還老是望着這邊看。」而角嶼的

士兵也常常拿着望遠鏡看金門，觀察到新來的軍官應該是連長。雙方有一次互用望遠鏡看半天，最後乾脆搖手打招呼。

船夫洪順欽打趣道，那軍官該不會想跑過來吧。鄭水忠說，國民黨對陣前投敵者，都是立即槍斃，絕不會有人敢游過來。

沒想到5月16日晚間，警哨大作，那個名叫林正義，後來改名林毅夫的新軍官真的游過廈門來了！「我看見他

一個人坐在角嶼海邊的石頭上」，鄭水忠說，當時林毅夫只穿了條泳褲，看上去並不是很累，「他自稱游10公里不在話下」。

鄭水忠回憶道，當時哨兵很緊張，質問他「什麼人？」他就答「中國人」。隨後大陸軍方就派專船把林毅夫送到廈門，再專車轉往福州。鄭水忠負責全程拍照，但照片按照規定被悉數收走，「我真沒想到那個小伙子後來這麼有成就。」



■位於廈門大嶼的「金門縣政府舊址」迄今仍居住着三戶居民。張天驕攝



留紅磚厝影 助兩岸申遺

如今兩岸硝煙已散，年逾70的鄭水忠也從「戰地記者」身份，回歸為普通照相館老闆，拍起了和美家庭照。閒暇之餘，他開始為金門縣政府舊址、閩南紅磚厝申遺而奔走。

記者了解到，大嶼島上有包括「金門縣政府舊址」在內的12幢閩南古厝，總建築面積2,698.6平方米，以紅磚建築為主，大都是「燕尾式」和「馬背式」。據翔安文史研究人員洪水乾介紹，1937年10月26日，日軍佔領金門島，金門縣政府被迫撤離遷往廈門大嶼島，並借用民居辦公，而國民黨金門縣黨部也一併遷至此。直至1945年10月3日，金門縣政府回遷，先後有9名金門縣縣長在大嶼就職。經歷了炮火洗禮的古厝建築群，至今仍保存完好。

除「金門縣政府舊址」外，周邊還聚集着148座同類風格的紅磚建築，在廈門翔安呂塘和新圩島山村也有大批保存完好的紅磚建築群。金門此前在努力為閩南紅磚厝申遺創造條件，但由於建築群沒有廈門規模大，因此金門縣有意聯手漳泉，為紅磚古厝申報世界文化遺產。鄭水忠笑稱，「這樣一來兩岸可以互相交流，修繕和申遺工作就更有保障了」。

身為攝影師的他更跑遍了金嶼每一座古厝，為兩岸這些老建築留影，集結成冊協助申遺。在鄭水忠及眾多大嶼同胞的呼籲下，當地政府已着手對「金門縣政府舊址」等12幢典型閩南紅磚古厝建築群進行修復修繕，並劃撥300萬元人民幣修復專款，修復部分古厝坍塌破損的屋簷和門窗。

失語「畢加索」 繪夢傳心聲

■陳姿蓉作品《想飛》。網上圖片



話和藝術史，不論她有無回應。為了培養她在畫作中的平衡感，趙嗣強扶着腳踏車後架，一圈一圈地教她練習騎車。

「繪畫對於姿蓉來說，不僅是興趣，也是一種治療」。趙嗣強說，陳姿蓉常常被噩夢困擾，趙嗣強就鼓勵她將夢中鬼魅和神明都畫出來，把不安和恐懼化為藝術作品，這就成了後來的「鬼鬼系列」。

經過趙嗣強11年的耐心培養，陳姿蓉從寫實的意象畫，進入意境再進入意念，畫風發展成類似畢加索立體派的空間切割，被台灣藝術界稱為女「畢加索」。2009年，陳姿蓉的個人畫展在墾丁福華飯店舉行，馬英九和王金平親自到場為畫展揭幕。2010年，陳姿蓉受邀赴上海世博會展出其畫作。在趙嗣強看來，學生的水平已經超過了自己，「所以我一直沒敢辦個展，姿蓉的水平比我高。」

最近，陳姿蓉前往廈門燦坤文創園海西國際油畫中心舉辦「折翼天使——陳姿蓉油畫個展」，並擬將2成的畫作銷售收入捐贈給油畫中心的公益繪畫教育基金。

■陳姿蓉現場畫起了企鵝，這隻快樂的企鵝，代表了她的的心情。葉臻瑜攝

